

金源紀事詩

金

源

紀

事

詩

金源紀事詩卷五

青浦湯運泰虞樽著

男
顯業敬甫
註

顯榦禮卿

吳山圖

海陵垂涎杭越繪圖見意立馬吳山雄概如睹
也

〔大金國志〕上遣施宜生往宋爲賀正使隱畫工
于中卽敕密寫臨安之湖山城郭以歸上令繪
爲軟壁而圖已像策馬于吳山絕頂後題以詩
云自古車書一混同南人何事費車工提師百
萬臨江上立馬
吳山第一峯

吳山高高不極。好官家髯而黑。便鞚鞞短梢策不懼。一
跌爲泥。但願萬仞峯頭。矯首而獨立。此時顧盼殊自雄。
千里江山指顧中。生平大志藉一遂。算來只賴畫圖工。
周麟之海陵集金主亮面黥黑目下視長鬣余於貞
元殿見其狀郭彖睽車志逆亮末年自製尖靴頭
極長銳云便於取蹬而足指所不及謂之不到頭又
爲短轆僅存其半謂之沒下梢其後渝盟犯順果爲
其下戕死
于江上

筆來歌

海陵將南牧紀漏消息也

施宜生傳正隆四年冬爲宋國賀正旦使宜生
自以得罪北走恥見宋人力辭不許宋命張燾
館之都亭因間以首邱風之宜生顧其介不在
旁爲廋語曰今日北風甚勁又取几間筆扣之

日筆來筆來上是宋始警其副使
耶律闌離刺使還以聞坐是烹死

筆來筆來筆如劍鐵騎奔騰筆端見當時作賦聲摩空
此日北風吹滿面豈知片語成禍胎逆毛覆腕成飛灰
丸藥不死何益哉噫嘻乎為傭工為緇童依然可卿亦
可公悔不投筆從禿翁乘驛一去全無蹤

岳珂桂史施宜生福人也少遊鄉校有僧過焉與之
言引之鱸堂下風簷杲日援手周視曰面有權骨可
公可卿而視子身之毛皆逆上且覆腕然則必有以
合乎此而後可貴也時范汝為訂建劒宜生心欲以
嚴莊尙讓自期而未脫諸口聞其言大喜杖策徑謁
汝為恨得之晚取尊用之叵何而汝為敗變服為傭
渡江至秦有大姓吳翁者家僮數千指宜生傭其間
三年人莫之覺也翁獨心識之一日屏人問曰天下
方亂英雄鏖跡亦理之常我視汝非傭必以實告不
然且捕汝于官宜生不服翁曰汝動作皆傭而微有

未盡同者余曰者燕客執事咸餒而汝獨遜諸儕撤
器有噫聲此魚服而角也我固將全汝而何以文爲
宜生驚汗亟拜曰主實生我不敢匿遂告之繇翁曰
官購方急圖形遍城野汝安所逃龜山有僧可托以
心余交之舊矣介之入北策之良也從之翁驢之金
隱之袖至寺服緇童之服以求納主僧者出巖然鄉
校之所見也啟緘而留之餘數旬夜濟宜生于淮曰
大丈夫富貴命耳予無求報心得志無忘中國逆而
順天所祐也金法無驗不可行遂殺一人于道而奪
其符以至于燕金有附試畔歸之士謂之歸義試遭
捷逆亮時有意南牧校獵國中一日而獲熊三十六
延試多士遂以命題宜生奏賦曰聖天子講武功雲
屯八百萬騎日射三十六熊亮喜擢第一不數年仕
至禮部尚書宜生方顯時龜山僧至其國言于亮而
尊顯之俾乘驛至京東視海舟號天使國師不知所
終宋稗類鈔建賊范汝爲倡獮建士如歐陽穎士
施達吳綜皆往從之建人陸業謝尙有鄉曲譽賊聲
言二人來卽降朝廷遣之旣而拘係二人反爲賊用
賊敗歐吳誅死陸謝施達以檻車送行在至中途達
謂二人曰我輩去必死曷若早自裁達乃密令人爲

藥三丸一乃無毒者達取無毒者服之二人服藥卽死既至行在歸罪于二人理官無所攷証迄從不減編置湖南中途又逸去有喜其才者以女妻之任數月復北走降金改名宜生登偽科

太醫使

紀祁宰忠諫也

本傳祁宰字彥輔江淮人宋季以醫術補官王師破汴得之後隸太醫累遷中奉大夫太醫使數被賞賚常感激欲自效海陵將伐宋宰欲諫不得見會元妃有疾召宰診視旣入見卽上疏諫大畧言今謀臣猛將異于當時且宋人無罪師出無名加以大起徭役營中都建南京繕治甲兵調發軍旅賦役煩重人民怨嗟此人事之不修也間者長星見于斗牛熒惑伏于翼軫已歲自刑害氣在揚州太白未出進兵者敗此天時之不順也舟師水涸舳艫不繼而江河島渚之間騎士馳射不可驅逐此地利之不便也言甚激切海陵怒命戮于市籍其家產天下哀之

世宗卽位詔贈資政大夫復其田宅泰和初詔
定功臣謚有司以宰職非三品不在議謚之例
尙書省據李秉鈞乞詔特賜謚以旌其忠制曰可下太常謚曰忠毅

上醫醫國肱折頻一方貫澈天地人贈君丹砂玉札之
妙品除君左橫石橫之結癥丈夫立朝有至性刀鋸鼎
鑊有若鴻毛輕又何望忠勇之尉忠毅之名嗚呼祁宰
自有膽秦公廊公都不敢聞風醫諫並沃心龜鑑萬年
好共覽

〔本傳〕章宗卽位訪其子忠勇校尉平定州酒監公史
擢尙藥局都監史贊海陵伐宋浩安禮皆大臣一以
婉辭一以密諫賢于不諫而已祁宰一醫流獨能極
諫其後皆如所言海陵戕之足以成其百世之名耳
〔按〕張浩封秦國公耶律安禮封郕國公〔楊雲翼傳〕
雲翼嘗患風痺至是稍愈上親問愈之方對曰但

治心耳心和則邪氣不干治國亦然人君先正其心則朝廷百官莫不一于正矣上矍然知其爲醫諫也又哀宗以河南旱遣官理冤獄而不及陝西雲翼言天地人通爲一體今人一支受病則四體爲之不寧豈可專治受病一處而置其餘哉朝廷是之雲翼于泰和中嘗進萬年龜鑑錄

茸甲軍

紀硬軍不足恃也

大金國志正隆六年國主令諸處統軍擇其精于射者得五千人皆用茸絲聯甲紫茸爲上黃茸青茸次之號硬軍亦曰細軍國主每自詫曰取江南此五千人足矣

從駕軍兵甲工上者聯以紫茸次者聯以黃茸下者聯以青茸步如虎翔如龍五千茸甲自足獵淮東那知淮東子女玉帛紛如雲帳中矢集不見茸甲軍

〔兵志〕禁軍之制本于合札謀克合札者言親軍也以近親所領故以名焉舊常選諸軍之材武者爲護駕軍海陵又名上京龍翔軍爲神勇軍正隆二年將南伐乃罷歸使就僉調後于侍衛親軍四猛安內選三十以下千六百人騎兵日龍翔步兵日虎步以備宿衛五年罷親軍司以所掌付大興府置左右驍騎所謂從駕軍也 季通傳正隆六年正月海陵使通諭旨宋使徐度等曰朕昔從梁王嘗居南京樂其風土帝王巡守自古有之淮右多隙地欲校獵其間從兵不踰萬人汝等歸告汝主令有司宣諭朕意使淮南之名無懷疑懼 〔大金國志〕主自采石之敗回揚州召諸將約三日畢濟過期盡殺之諸將相與謀曰南軍有備如此進有淦殺之禍退有盡戮之憂奈何其中一將曰等死求生可乎衆皆曰願聞教有總管萬載曰殺郎主卻與南宋通和歸鄉則生矣衆皆一辭曰諾主有細茸等軍不遣臨敵專以自衛諸將雖欲殺逆而細軍衛之甚嚴衆因謂細軍曰淮東子女玉帛皆逃在秦州我輩急欲渡江汝等何不自郎主往取之細軍欣然共請主從之于是細軍去者過半乙未諸將集兵萬餘人控弦直入主寢帳中左右親軍

散走諸將射帳中
矢下如雨主即崩

造戰具

紀工役繁重也

〔本紀〕正隆四年二月丁未修中都城造戰船于通州詔諭宰臣以伐宋事調諸路猛安謀克軍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者皆籍之雖親老丁多亦不許留侍三月丙辰遣使分詣諸道總管府督造兵器四月庚戌詔諸路舊貯兵器並致于中都八月詔諸路調馬以戶口爲差計五十六萬餘正富室有至六十正者仍令戶自養飼以俟十月乙亥觀造船于通州五年十月籍諸路水手得三萬人六年二月庚申徵諸道水手運戰船癸亥發中都其造戰船工役甚重以爲材煮死人膏以爲油殫民力如馬牛費財用如土苴空國以圖人國遂至于敗

南方役尙未已北方役又四起翰林封章求緩一封章

未下身首裂騷然諸路並籍兵親老不許留一丁存者
十萬揮斧斤夜中照我人膏燈材有不足屋舍傾天陰
鬼哭中都城嗚呼中都良已苦得免簽軍猶勝十五路

天金國志翰林學上所宣上封事畧曰民爲邦本本固邦寧今北有造軍器之煩南有修大內之擾百姓久苦轉輸不勝疲敝願陛下權罷其一俟一成而再計之兼來歲害氣在晉不利行師望陛下以天下爲心社稷爲念曲從臣請上怒令執而戮之宣神色自若曰臣年七十死固足矣但恐陛下將來不及臣耳語未竟左右以刀刺其額遂屠之
又國主聚兵將南征令戶部尙書梁球兵部尙書蕭德溫先計女真契丹奚家三部之衆不限丁數悉簽起之凡二十四萬壯者爲正軍弱者爲阿里喜一正軍一阿里喜副之又中原漢兒與渤海軍總一十七路惟中都路造軍器河南路修汴京免簽外一十五路皆簽之

試舟師

紀討徐元張旺也

〔本紀〕正隆五年三月辛巳東海縣民張旺徐元等反遣都水監徐文步軍指揮使張宏信率舟師九百浮海討之命之曰朕意不在一邑將試舟師耳六月徐文等破賊張旺徐元東海平七月辛巳詔東海縣徐元張旺誅誤者並釋之壬午以張宏信被命討賊稱疾逗留萊州與妓樂飲燕杖之二百

徐大刀刀法高生平不戀花柳嬌舟師上下習練勞鯨
鯢何敢掀波濤掀波濤激東海大刀行鯨鯢醢矛穴揮
矛翻敵舟弩牕發弩穿重鎧君王莫道試舟師舟師曜
武僅在斯三萬水手亦何知坐見船板一箭着一屍

〔徐文傳〕字彥武萊州掖縣人徙膠水少時販鹽爲業往來瀕海數州剛勇尙氣儕輩皆憚之宋季盜起募

戰士爲密州板橋左十將勇力過人揮巨刀重五十斤所向無前人呼爲徐大刀海陵謀伐宋改行都水監監造戰船于通州東海縣人徐元張旺作亂縣人房真等三人走海州及走總管府上變州府皆遣使隨真等詣東海觀賊勢皆爲賊所害州府令兵攻之累月不下海陵且欲伐宋惡聞其事文等至東海與賊戰敗之斬首五千餘級獲徐元張旺餘衆請降師還文遷定海軍節度使房真三人官賞有差南宋書虞允文傳金人不善運船船皆平沉所載勇士每船五十餘人一技不能施一船漂至薛家灣王琪以勁弓齊射人多掇屍于板各舟無人存者

江南行

紀海陵南伐也

佞幸李通傳海陵恃累世強盛欲大肆征伐以一天下嘗曰天下一家然後可以爲正統李通揣知其意遂與張仲軻馬欽宦者梁琬近習羣小輩盛談江南富庶子女玉帛之多逢其意而

先導之海陵信其言以通
爲謀主遂議興兵伐江南

阿家說夢薰風殿上帝宵來曾識面堂堂天策上將軍
試取江南反掌便醒來宮裡笛聲高一曲新歌望海潮
宮調不聞往不返錢唐佳麗欲魂消美人相送珠簾外
百日之行須自愛君王淚莫濕紅袍外府寶應收玉帶
百萬軍行震鼓鼙淮陽南去滿旌旗劉如準擬鋪新褥
內苑安排種木樨豈知大定天先定預志改元供掉罄
祠荒項羽泣英雄魚躍寧王虛瑞應禍福由來總自求
隋煬覆轍在揚州高麗未滅身先殞江左雲霓一笑休

大金國志正隆三年五月上坐薰風殿命吏部尙書
李通直學士蕭廉召對因言朕夜夢至上帝所殿中

人語如嬰兒少頃有青衣持宣授天策上將命征宋國朕受命出上馬見鬼兵無數朕發一矢射之衆皆喏而應既覺聲猶在耳遣人至廐中視乘馬汗如水取箭數之亦少其一此異夢也豈非天假手于朕令取江南乎通等皆賀又時國主及梁大使及妃嬪數人在宮遊觀聞人唱曲子其詞乃柳耆卿作望海潮也只詠錢塘之景主喜隨聲而入其唱者李貴兒也既而后亦到隨飲酒時汴守孔彥舟進木樨一株主喜梁大使曰此花乃江南植以爲薪張仲軻傳宋余康弼賀登寶位且還海陵以玉帶附賜宋帝使謂宋帝曰此帶卿父所常服今以爲賜使卿如見爾父當不忘朕意也使退仲軻曰此希世之寶可惜輕賜上曰江南之地他日當爲我有此置之外府耳梁琬傳海陵欲伐宋琬極言宋劉貴妃絕色傾國海陵大喜及南征將行命縣君高師姑兒貯衾褥之新潔者俟得劉貴妃用之按張丑清河書畫舫劉夫人字希建炎間嘗主內翰文字及寫宸翰高宗甚眷之李通傳海陵曰太師梁王連年用兵淹延歲月今舉兵必不如彼遠則百日近止旬月惟爾將士毋以征行爲勞九月海陵戒服乘馬具裝啟行明日妃嬪

皆行宮中慟哭久之按國志南征時主衣橘紅袍所乘馬金甲自宋州出
本紀正隆六年九月上自將三十二總管兵伐宋進自壽春十月東京留守曹國公烏祿卽位于遼陽改元大定大赦丁未大軍渡淮將至廬州獲白鹿以爲武王白魚之兆十一月庚午左司郎中元不喝等聞赦入白東京卽位改元事上拊髀嘆曰我本欲滅宋後改元大定豈非天命乎出其書示之卽預志改元事也
李通傳過烏江縣觀項羽祠嘆曰如此英雄不得天下誠可惜也
廿二史劄記海陵大舉伐宋與隋煬之征高麗如出一轍至瓜州爲其下所弑與隋煬之被害亦如出一轍
按高麗前漢書作高句驪麗音離
海陵喜遷鶯詞旌麾初舉正駛驄力健嘶風江渚射虎將軍落鵬都尉繡帽錦袍翹楚怒礮戟鬚爭奮捲地一聲輦鼓笑談頃合長江齊楚六師飛渡此去無自墮金印如斗獨把功名攜取斷鎖機謀垂鞭方畧人事本無今古試展臥龍韜韞果見成功且莫問
江左想雲霓切望元黃迎路

魏海州